



龙人作品集·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天下

龍尺 著

貳拾陸

龙人著

正邪天下

卷之十六

奇门异士系列

天下篇

人 物 介 绍

范离憎：绝世战魔范书之子，以武帝所遗留的“远离憎恨”之词所命名的少年，因资质天生，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为收他为徒，竟手刃“其母”，使其心怀憎恨，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

牧野栖：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自幼因家遭突变，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的“天儒”一脉收为弟子；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

白 辰：江南白家被灭族后，仅存于世的幼子，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官之中，为报家仇，自幼装疯卖傻，后因绝世奇缘，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被

世人称为一代丐祖。

幽求：一个四十年前曾将“洛阳剑会”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在风宫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让其终身不能习剑，然而其却剑意不灭，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无指剑法”与“以腿御剑”出现江湖。

天师和尚：世外奇人，悟天之徒，因杀孽奇重，被其师逐出师门，从此游荡江湖，视天下能者为师，为返师门，以渡恶行慈为生。

牧野静风：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却因天生战族血脉，竟被卷入风宫的争位之中，在风宫二老的“寒炎归一”一击之下，因娇妻惨死，悲痛之下，启动“逆天大法”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神智不清，神魔难分，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

血火老怪：风宫之仆，其人忠心耿耿，身怀“血火三味”武学，霸道绝伦，为寻找风宫的正统血脉，数十年间踏遍天地间三山五岳，也是导致牧野静

风再踏足江湖之人。

卜瞎子：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其卜算之法，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故江湖人称“万无一失”。

麻 嫂：原名水红袖，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自毁其容，隐藏于山间小镇，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因心中所爱，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死于幽求剑下。

寒 掠：风宫四老之一，在数十年前风宫内乱之时，归隐江湖，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

炎 越：风宫四老之一，寒掠的同门师兄，与寒掠共创的“寒炎归一”武学可谓天下无敌。

禹 诗：风宫四老之首，其人智慧无穷，阴险狡诈，其排下“五星逆行，万心归魔”之法，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

天 儒：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其所统治十里长街“黑白道”，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死亡之境”。

悟 天：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为救世间之

乱，重现江湖，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

屈小雨：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在“笛风客栈”之时巧用“死亡大道”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

王世隐：青城派的现任掌门，因被幽求挟迫进入“试剑林”，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而惨遭断臂之灾，从而怀恨于心。

戴无谓：一位绝世隐者，师门不明，武学不明，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空寂大法”相似的旷古绝学，从此名震天下。

痴愚禅师：武林七圣之一的“苦心大师”师侄，当代少林掌门，因风官复出，被天下群雄推举为“正盟”盟主。

第一章 四大剑老

揭去人皮面具后，舞阳在死者额头上见到了一个极为显眼的“恶”字，所以他能断定易容成师父燕高照的人是四剑老中的恶剑老。

众人不曾料到事情会诡波谲起，再生变故，皆震愕莫名。

既然此人是恶剑老而非燕高照，那么真正的燕高照又在何处？恶剑老数十年来，从未离开“剑簧阁”，又怎会突然出现在思空苑？他易容成燕高照，其目的何在？毒杀恶剑老的人，究竟是谁？

佚魄看清死者额前果然刺有“恶”字，心中立时想到师父生死不明，定与“血厄”的秘密息息相关。

他身为大师兄，时值思过寨多事之秋，自应肩负重任，力挽狂澜，当下便道：“师父之训，曾说开启密匣时需同门弟子悉数在场，然而以今日之情形，启匣之举，势在必行，四师弟远赴嵩山少林，一时半刻无法返回，今日我等只好先将密匣开启，他日师父怪罪下来，

就由我一人承担！诸位意下如何？”

心中却黯然忖道：“若能被师父怪罪，反是好事，师父无故失踪，只怕凶多吉少，众位同门也许再无机会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了！”

文规首先点头赞同。

随后除燕南北外，包括范离憎在内的弟子皆颌首赞同。侠异又补充了一句：“六师妹既然在寨中，就应将她找来，如今可不是为儿女私情呕气的时候。”

佚魄点了点头，对侠异道：“就由你我前去‘暗心堂’，舞阳，你去将六师妹找回——如今可不是意气用事之时！”

最后一句话，不知是针对舞阳，还是杜绣然而发。

舞阳道：“只怕我未必能请动她的大驾！”口中说着，却已快步行出封尘殿。

佚魄之所以提出与侠异同去暗心堂，是因为思过寨中人人皆知侠异与他心存芥蒂，由他们打开密匣，护寨三尊方不会怀疑这是燕高照门下所有弟子的意见。

暗心堂在封尘殿之后，气势远不如封尘殿恢宏，终年门窗紧闭，显得格外神秘莫测。

佚魄与侠异站在暗心堂正门外，佚魄振声道：

“思过寨弟子伏魄、侠异禀告三尊者，思过寨近些时日屡遭变故，先是家师身染重疾，随后莫名失踪，剑簧阁四剑老中的恶剑老不知何故竟离开剑簧阁，并易容成家师容貌，却离奇被杀，诸多事情，已使思过寨人心惶惶，如今惟有开启三尊守护之密匣，依照先师早已定下之计，或许有拨云见日之可能，望三尊者能准许晚辈带走密匣！”

他的声音不疾不徐，精气充沛，处处显露出稳重精练之风范。

暗心堂内静默少顷，终于传出一个苍老枯涩的声音：“当年我们三人受你师父之托看守密匣时，他曾说一旦开启此匣，势必为思过寨带来轩然大波，也许，思过寨将会由此在江湖中消失，事关重大，望你们能谨而慎之。”

伏魄与侠异皆神色一变，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随即侠异道：“事有不得已之处，非如此无法平定思过寨之局面，我们心意已决！”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看护此密匣数十年，总算未出纰漏，今日密匣面世，我们三人也算不负寨主重托！”

说到这儿，一阵沉闷的响声过后，正门缓缓开

启，一股古朽的气息自里面弥漫而出，那苍老枯涩的声音道：“接着吧！”

一只黑色的长方形匣子竟自门内缓缓凌空飘出，仿若有一只无形的手托着匣子。

佚魄眼中精光一闪，他为三尊者显露的这一手武功所震撼了，方知思过寨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非但从未露面的四剑老皆是绝顶高手，暗心堂护寨三尊的修为亦已臻惊世骇俗之境。

暗心堂的门虽然已经洞开，但却并不见护寨三尊的身形，而密匣此时已飘飞至二人身前，佚魄再不犹豫，伸手一抄，已将凌空飞至的密匣抓住，随即躬身施礼道：“多谢三位尊者，晚辈告辞了！”

“你们去吧，数十年闭门不出的日子已让我们习惯了，也不想离开暗心堂。”

言罢，洞开的门仿佛被一股奇异的力量所牵引，又徐徐关闭。

佚魄果断地对侠异道：“我们速回封尘殿！”

甫一回到封尘殿，佚魄便看到杜绣然已在殿内，却不见舞阳的身影，不由有些奇怪，对杜绣然道：“舞阳师弟为何未与你同回封尘殿？”

杜绣然飞快地扫了他怀中密匣一眼，方道：“我

并未见到他，我只是自感不该在今天意气用事，于是又折回殿中，没想到师父真的是他人易容而成。”

佚魄点了点头，对众人道：“密匣我已取来，等舞阳师弟回来后，我们便开启密匣……”

话未说完，忽有一人跌撞至封尘殿外，脸色苍白，惶然道：“舞阳公子被……被人暗杀了！”

封尘殿内一片死寂。

所有的目光全都怔怔地落在此人身上，众人俱是一脸的茫然惊愕之色。

舞阳离开封尘殿，不过短短片刻工夫，怎会离奇被杀？但想到燕高照离奇失踪，众人暗忖此事亦多半属实。

乍闻此讯，范离憎心中亦是震惊无比，也许，他比思过寨内任何一人都更了解思过寨所面临的危机有多么可怕。

因为，对思过寨怀有叵测之心的是势力空前的风官，以及神秘莫测的水族！

舞阳被杀，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佚魄听得舞阳的死讯，心中如被重锤狠击，在极短的刹那间，他的眼前甚至出现了一片黑暗。

长吸一口气，佚魄沉声问道：“他在什么地方被

害？”

那人看了范离憎一眼，犹豫了片刻，道：“在戈公子的‘金戈楼’！”

范离憎的心倏然一沉。

只听得侠异缓缓地道：“舞阳怎会前去‘金戈楼’？”

这其实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疑问，只是侠异十分缓慢的言语，让人更觉此事大有蹊跷，舞阳与戈无害一向不和，何况他要找的人是杜绣然，根本没有理由前去“金戈楼”。

因“蓝凤神水”之事，范离憎已处境不妙，此时再起波澜，舞阳在“金戈楼”被杀，众人难免会将二者联系起来，更使范离憎成为众矢之的。

这时，殿外一阵嘈杂之声响起，很快有两人以门板抬进一个人，一望可知就是舞阳！只是此刻他的傲然之气已不复存在。

殿内气氛顿时空前肃穆凝重，置身其中，显得极为抑闷，似乎空气已稀薄了许多。

文规与舞阳私交甚好，见此情形，心情格外悲痛，他黯然走到舞阳身边，仰首长吁了一口气，这才留心察看舞阳是如何被杀的。

众人静静望着文规的举止。

文规的脸上渐显惊愕之色，过了一阵子，他终于抬起头来，环视众人一眼，沉声道：“舞阳师弟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也没有中毒的症状！”

众人面面相觑。

范离憎心中一动，立即联想到自己第一次偶遇白衣女子时，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曾被兵器刺中，但苏醒之后，身上却全无疤痕。莫非，舞阳亦遭遇了此等奇事？不同的是自己还活着，而舞阳却已被杀。

若是如此，那么杀害舞阳的凶手岂非就是水族中人？

莫半邪也在封尘殿内，杀害舞阳的人很可能是一直隐匿未现的“衣姑娘”。范离憎曾暗自怀疑杜绣然与穆小青两人中有一人是“衣姑娘”，现在看来，杜绣然的可能更大一些，因为舞阳被杀时，她恰好不在封尘殿内。

只是范离憎印象中的“衣姑娘”，与性情古怪的杜绣然实是相差甚远。

佚魄道：“以我之见，师父失踪，恶剑老被杀，及舞阳师弟被杀三者之间，必有联系，眼下诸般事宜扑朔迷离，难以理清头绪，惟今之计，不如先开启密匣，

再作定夺！”

众人虽然觉得开启密匣，未必能解开诸多谜团，但事已至此，既然别无他法，只有将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佚魄把密匣置放于殿内一个长案上，匣子以锡封口，佚魄抽出腰间的剑，插入匣子缝隙内，平平一划，划开封锡，佚魄掸了掸匣盖上的尘埃，这才郑重打开匣盖。

所有的目光齐聚于这只神秘莫测的匣子上。

匣内赫然有一支粗若儿臂的香火，一块方形之物，通体泛着幽幽蓝光，非铁非玉非玉，从质地看，应该甚为坚固，但佚魄方才手捧密匣时，并无丝毫沉重感。

难道，这就是神秘莫测的密匣中所隐藏的秘密？

佚魄见那蓝色硬物是自己生平所仅见，不由大感疑惑，便以剑尖轻叩其表面。

剑尖甫与硬物接触，佚魄倏觉一股奇寒之气由剑身倏然传到体内，猝不及防之下，他不由“啊”地一声轻呼，急忙撤回剑，愕然地望着蓝色硬物。

文规忙道：“怎么了？”

佚魄道：“这蓝色硬物好生奇怪，我以剑触之，

竟有奇寒之气传入体内，不知它究竟是何物！师父将它置于匣内，用意何在？还有这支香火——如此粗大的香火，可是闻所未闻！”

那香火除了格外粗大外，倒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而蓝色硬物却隐泛祥和之光，让人一望可知这必是非凡之物。

穆小青忽道：“想必师父会在匣内留下文字，师兄不妨加以留意。”

佚魄恍然道：“不错，师父绝对不会留下这样一个哑谜让我们无从破解！”

他向匣内仔细查看了一阵子，果然发现香火下压着一张信笺，纸呈淡黄色，显然年头已久。

佚魄小心翼翼地将信笺取出，当众展开，他的目光飞快扫过上面的文字，脸上神情变幻莫测。

杜绣然有些迫不及待地道：“师兄，师父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佚魄沉吟片刻，道：“师父说我们只需将这支香火送至距思过寨正西方向二十里开外的龙王庙，然后将香火点燃插于香烛中，一日之内，自有人会来思过寨，此人可助思过寨一臂之力！”

众人面面相觑，惊愕莫名。

△ △ △

△ △ △

△ △ △

白辰身处黑暗中，颠簸不定，也不知车子驶过了多少路程。

忽听得头顶有人沉声道：“是哪一路的朋友，为何一直追踪我的马车！”听声音，是青衣人“足剑”发出的。

一声怪笑倏然在左近响起，白辰之心猛地一紧，他已听出此人竟是风官四老之炎越！

一声吆喝，马车倏然止住去势，夹层内的白辰立时向前滑了半尺。

只听“足剑”的声音道：“原来是风官四老之炎老，没想到连炎老也亲自出面了！却不知你怎会对我们有所怀疑？”

“很简单，普通女子有谁敢搭乘由风官驶出的马车？我一听属下禀报，立知其中有诈！”

“不愧为风官四老之一！那么为何你迟迟不动手拦阻，而要不辞辛劳，追踪至此？”

“因为老夫没有见到白辰那小子，而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取此子性命！老夫相信只要追踪你这辆马车，

必有所获！”

“可惜马车上只有我们两人，根本没有你想要找的白辰！纵使拦下了我们，也不能如你所愿！”青衣人“足剑”沉稳地道。

“是吗？但老夫一路追踪，由马车行驶的声音早已听出此车必定设有夹层！嘿嘿，风官的马车，一向可以横行天下，无人敢拦阻盘查，又何必设夹层？所以，白辰那小子必在车内！你能察觉出老夫的追踪，其修为果然不俗，可你不该连杀我两名殿主！今日，你与白辰惟有一死！”顿了顿，又道：“当然，还有马车上所有的人！”

白辰心中暗骂道：“果然是一只老狐狸，竟由车轮的声音察觉出我的藏身之处！”

黑暗中，小草伸手过来，握了握他的手，她的手心一片冰凉，想必意识到炎越可怕的武功与杀人手段，心中骇怕不已。

“足剑”冷笑一声：“既然你我皆已心知肚明，就不必再逞口舌之利，我们惟有一战！”

“好狂妄！不知有多少年没有人主动敢向老夫挑战了，你虽能杀我殿主，但若想要胜老夫，却是痴心妄想！”